

系列丛书



五更的爱

西冷野樵 著
圣博子 整理

红 闺 梦

下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金陵美女多如云
洛慧二珠最风流
潇洒倜傥官宦子
为慕高韵甘为述

五更的爱系列丛书

西冷野樵 著 圣博子 整理

红闺梦 下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红 闺 梦

下 册

(黑)新登字第 7 号

责任编辑:李金慧

装帧设计:姜 录

责任印制:宗荣先

五更的爱系列丛书

红 闺 梦

Hong Gui Meng

西冷野樵 著

圣 博 子 整理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)
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1/32·印张 36.75·插页 4·字数 900 000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 000

ISBN 7-5317-0984-8/I·968 定价:(上中下)53 元

印装如有差错直接退印刷厂调换

(地址:阿城市通城街)

第五十四章

送殡士宦破官箴 激忿老儒寄柬贴

章三保自得了贾、朱等人若干银两，即七七建斋，礼忏追荐如金亡灵。转瞬将届隆冬，因为停供在家，诸多不便，便与妈妈商议，在城外买下一穴地安葬。择定出殡日期，去通知各家亲友。

谁知如金死的那一日，来慰唁的一班官绅，也得了信，齐至章家与三保妈妈说道：“你家姑娘在世，我们也算是知己，死后我们又未尽心，至今抱歉不安。昨已闻得有了出殡日期，我们却要来热闹一场。想她生前合郡知名，若这么湮没无闻，冷清清地抬出城去，非独你们父母不安，我们也觉不忍。你家若怕过费，那日的用度，一切俱是我们筹备，不要你夫妇破费分文。”

妈妈忙道：“承蒙诸位老爷抬爱我女儿，又不要我家破费，已感激不尽。只怕我们这等人招摇过度，有人议论，怕带累老爷们的声名。如果老爷们看看不碍，我家是情愿得很。”

众官绅笑道：“这有何妨？自古名士风流本属不羁。我们正可借你家姑娘出殡欢闹它一场，好播传风流佳话，及期我们还要来亲送出城的。”

章三保道：“你们这么做，我们已觉不安之至。若要劳动老爷们来送，岂不折得我女儿鬼魂难受！”众官绅齐说无妨。又议论了一回，如何措置，如何装潢，至暮方去。

先一日辞奠，众官绅早遣了各家家丁，过来帮同料理。晚间众官绅皆至，即分派各行执事人等，某人管理幡幢，某人管理陈设，以及沿途照应之人，俱分派得井井有条。本议定寅时发引，交到子正，章家即预备辞灵，收拾一切，供献各物。

妈妈此时早又哭倒灵前，一边哭一边说道：“苦命的儿呀！非是你妈妈狠心，不留你在家过的。苦于房屋狭窄，冬令火事又多，怕的风火不虞，反为不便。所以才硬着心肠，送你出城。想你自幼娇生惯养，一刻没有离过亲人，此番葬入荒丘，冷雨凄风，抛撇你一人在外，叫你妈妈怎生放心！我又不能到城外去问你。儿呀！你的棺柩，虽送至城外，你的阴灵还住在家内！待爸爸、妈妈一日死了，同你葬在一处，好彼此有个伙伴，免得孤零零的，凄惶害怕。”说罢又哭，哭罢又说，引得人众莫不伤心！又要讲说出这些疯话，又是好笑。倒是如玉上来极力劝住。

彼时晨鸡四唱，已至寅初，阶下鼓乐齐鸣，僧道人众，施放焰口早完，重到灵前钹钵喧阗。抬棺的力夫上堂除去灵帛，将棺柩用绳索盘头扎尾，一声请起，早如飞地扛出大门。

妈妈、如玉等人，皆上了轿，棺前的执事摆下有半里之遥，灯烛辉煌，人声喧沸，前面也有旗牌伞扇，却无官衔。画的龙凤等类，又用五色彩绢扎成花草禽兽，夹着粗细音乐。棺前两面灯牌，一柄官伞，皆是素心梅花穿就形式，分处香气袭人。其余魂舆衣亭棺罩尽皆极其精工，僭用五品宜人制度。又买了一个六七岁的孩子，扮作孝子，在棺前导引。棺后即是众官绅相随，人人峨冠博带，在街上步行。引得经过的各街市铺面上小商小贩，路上行人，人山人海观看，无不交头

接耳，啧啧称羨。有的说这一番用度，至少也要二三百金，怎么舍得用？有的说你们还不知道呢！前日和了官司，新得了几万银子，用这么少许，算什么呢。又有说你们虽知道，不如我清楚，哪里是他家用的，就是那棺柩后面行的一班老爷们用的。平时叫他们用一文正经钱，任你说破了嘴唇皮，他都是摇头，偏偏心甘情愿地用在婊子身上。又有说亏他们还是一班官宦绅衿，也不怕人议论，失了礼统名分。只恐他们家自己母亲死了，尚不能如此恭敬有礼。不见他们平时多是车儿马儿的吆五喝六，狐假虎威，今夜怎么肯在街上行走？便衣也罢了，还是衣冠齐楚的哪！又有的说，而今世上的事，叫人不能开眼，一个婊子死了，如此风光，又有些人抢着代她家置备，正经贞妇烈女死了，不得这般威武，你们想想可叹不可叹。

少顷，街市走完已至城前，天色大明，棺柩出了城，各执事又送了半里许方回。众官绅直同章三保、妈妈、如玉等人，送至坟前。墓旁早搭了几座彩棚，预备送殡的人歇息。僧道人众又吹擂起来，将棺柩入土，上面用土做了坟墓，然后众官绅摆下祭礼，各行了半礼。章三保夫妇，顶礼叩谢。早有众家家丁备了轿马，前来迎接，众官绅方纷纷回城。章三保又将看坟的人唤来，吩咐他多种树木。坟前又留下大大一块祭坛，长长的一条神道，土圻拦石，皆要坚固。章三保将各事交代清楚，又将带来各物收过，即叫妈妈、如玉等回家。妈妈又在坟前痛哭了一场，被众人劝住，方随大家上轿，一路回城。犹听得街市上讲说，无非说的用度奢侈，体制僭越的话。章三保因此事已过，还怕人议论么？又是众位官绅老爷们的主见，也议论不着我，遂不放在心上。谁知众口似砖，

早传说到一位至公无私、端方正直的老学究先生耳内，激起了他的义忿，掀起一场大风浪来。

甘誓自辞了小儒的聘回来，又得了小儒一番厚赐，此时家道颇为宽裕。甘露、甘霖两个孙子，又皆成立学业。甘老竟诸务遂心，优游娱老。每邀几个同学老友，至城外评山论景，分韵看花，分题联句，扶杖偕行，真乃暮年乐事。有时杜门不出，课艺诸孙，研求性道。又有一班当道名流，慕甘老的声闻来与他接纳，或求跋，或乞讴吟。甘老已年逾七十之人，随心所欲，无乐不臻。又知今秋大比，早早督率霖、露二孙，专心刻苦，好待聘秋闱。

九月初旬，榜发之期，甘露竟高中了第十名经魁，甘霖造艺虽佳，惜乎以额满见遗。报子报到甘家，把个甘老乐得手舞足蹈。回忆自己幼年，不过得了一衿。长子少亡；幼子虽立，又无意进取。今幸次孙成名，也不负书香有后，祖父增荣。甘霖今秋虽额遗未中，前次已邀聘，亦算成立。甘老反安慰了甘霖一番，说：“今科文字甚佳，汝之不中，命也，非汝之罪也。”次日即命甘露去谒房师，回来又祭谢天地祖先，拜见各亲友。合城文武诸官，均来道贺，甘家又忙着请酒邀宴，闹了多日，方才清闲。

一日，甘誓忽然想起小儒等人许久未晤，还是他们园亭落成，我在那里的。日前又极承陈君待我美意，拳拳至今，犹食其惠。即是二孙前番蒙介臣学宪，赏鉴拔置真廩，亦系小儒之力。今日次孙成名，他们虽早经知道，我应该写封信去告知他们，也是我的意思。二则宝征、宝焜，今秋亦赴浙乡试，未知如何，使我刻刻记念。便起身在书架上取过信纸，研

墨抽毫。正欲写下，忽抬头见甘露笑吟吟地进来，侍立一旁道：“今早孙儿去回拜一家同年，经过东门街上，见行人拥挤不开，执事纷纷，原来是人家出殡。又见送殡的多是合城乡宦绅衿人等，孙儿疑是本地乡宦，方有如此局面，忙将轿子停在路旁，让他殡官过去。因见各色仪仗，甚是不伦，又闻得街市上闲人讥诮，孙儿即细为打听，实在气恼不过，哪知是柳巷内章三保女儿出殡。这章三保乃南京下来的有名行户，死的是他女儿如金，日前被贾子诚等人威逼服毒，章三保至甘泉县控告。据说贾子诚等很用了若干，章家方肯罢讼，连鲁邑候都得了贿赂，即将这件人命官司，胡乱了结过身。后来孙儿又遇着一个同学朋友，也在那里观看。细问情由，方知这一班官绅，原来多与他家往来甚密，闻得他家今日出殡，不惜多金，铺扬华丽，又僭用五品制度，居然穿着衣冠，在棺后走送。有几个是孙儿认识的，他见孙儿反顾盼自雄，不以为耻，却也算扬州城内第一桩奇事奇闻。”

甘露尚未说完，甘老气得眼圆眉竖，站起来厉声问道：“这事可是真的？”倒把甘露吓了一跳，退了几步，诺诺连声道：“孙儿亲眼见的，怎么不真？”

甘誓将桌子一击道：“该死。该死！真成了一群衣冠禽兽矣！不思自己或名列儒林，或身为民表，竟如此不顾耻辱，作娼家之走狗，难道这合城上司学官，耳目较近，也置之不问，如聋似聩的么？未免尸位素餐，忝居民上。若说鲁甘泉是声闻极美贤有司，怎么纳起贿赂来？而且私和人命，更属非是，可恶，可恶！”

甘露忙道：“爷爷还道鲁甘泉是好官么？他是做假清正的名来，欺上司的。孙儿最可笑是云在田制军，常闻爷爷说他

由诸生投效军前，建立奇勋，恩赐甲榜出身。做卿贰的时候，又干了几件出人头地的事，今上都称他为骨鲠之臣，可知是个文武全才，有胆有识的大员。不知怎么被鲁甘泉欺蒙过去，反委他署理有司篆务？这鲁甘泉起先是佐贰，尚不能够作威作福，而今操了刑名的权柄，来害这地方百姓。爷爷不记得他的兄弟，为山阳县令，是前任程制台参劾去的。那也是个劣员，何以岳翁参奏其弟，女婿反重用其兄，岂非自相矛盾吗？”

甘誓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尚未知详细。云在田耿耿为其所欺，更不可容。我今日本欲寄书去问候小儒等人，兼问宝征兄弟乡试若何，何妨将这件事写去，使在田知道为人所欺，看他怎生办法。这一班无耻之徒，若不惩警，将来还要大败官箴。”

甘露闻说，自悔失言，深知祖父的性格，是执一不移的。忙劝谏道：“此事虽然过去，终究是要有人过问的。这些旁人的嘴，也是握不住的。上僚有耳目，断无不问之理。爷爷又何必寄书与在田制军，惹他忌恨？况且这件事与我们毫无干涉。”

甘誓闻说，喝道：“胡说！孩子们晓得什么？你今业已成名，将来亦要为民父母的，难道地方上有这些事情，你也不问么？可见你等立心因循，不是振作有为之辈。加以在田和我也算相契，何忍坐视他受人欺蒙？况此事传扬开去，亦与在田官声有碍。既为本省督抚，即难逃失察之讥。我主见已定，你无须饶舌。”甘露见祖父动怒，不敢再谏，便缩身退出，到后面去了。

这里甘誓怒气冲天提起笔来即写，将甘露适才说的话，与

询宝征兄弟赴试的话，皆无暇多叙，草草写了几行。又取过几张信纸，将章家的事前后缘由，以及鲁鹄的得财种种情节，据甘露所说，写得极其详细。书成同封在小儒函内，粘了函口，叫进一名家人，着他赶往南京见小儒投递，须要面讨回书。

家人退出，即收拾起身。到了南京，问至桃叶渡口府第。见东首大门前，坐着无数锦衣家丁，又见门内张灯结彩，街上往来车马，络绎不绝。甘家的人，知道有喜庆事，不敢造次，上来见人众拱手询问，并自陈奉命来投书的。陈府的家人闻说，忙上来邀他到门房里坐，告诉他原由，方知宝征兄弟两人，同科高中，今日报单已到。合城文武、绅宦亲友，皆得了信，忙来道喜。小儒即备酒唱戏，款洽人众，又请了云从龙过来。座中陪客是祝伯青、王兰、冯宝等人，梅仙、五官也帮着各处照应一切，惟有江汉槎前日已同小怜回家去了。

江相月内寿诞，开门筵客，很热闹了两日。江相回忆自身，早登科甲，由卿贰转入黄扉，现在退居养老，可谓功成身退，无愧古人。又见汉槎成家立业，克绍箕裘，媳妇琼珍，近日生了一子，取名奎郎。儿孙绕膝，鼓腹含饴。若论年纪，已至古稀以外，真乃富贵寿考，四字俱全。江相愈思愈乐，所以一连设了三日筵，实借着自家的生日，广招亲友。这几日中未免起早眠迟，又重了点饮食，觉得身体不爽，时发饱闷。

汉槎赶着同了小怜回家，亲侍汤药。琼珍尚未弥月，不能出来。汉槎即各处延请名医，前来诊视。多说老相国尊年的人，宜加保养，皆因早年国事操劳过甚，精血日亏，是以到了暮岁，不觉荣卫两虚；还是老相国福寿双全，不至于引

发疾病，想必近日眠食愆时，以致发作。先驱外感风邪，运以参苓补助之剂，十日可痊。此乃晚生等管见，尚祈多请名手，互相斟酌为是。

汉槎听了，甚是心焦，兼之日内江相添了嗽喘诸症。汉槎因遣人四处求签问卜，又亲赴各庙烧香许愿，总不见效。江老夫人也着急非常，同了儿媳辈轮班侍宿。汉槎又恐母亲过于劳乏，亦是暮年的人，便再三劝母亲去歇息。连日江府中闹得马仰人翻，内外众男女仆妇人等都日夜不安。故而小儒这边演戏请客，也不去请他。汉槎只着人送了礼，又自己偷空忙忙的坐轿前来一贺即去。

此时小儒与方夫人见两儿同中，快乐异常。小儒想到自己年未四十，位极人臣，两儿又早列贤书，人生如此，也算尽臻全美。适值诸亲友来贺，遂定下名班，开锣唱戏，大设酒宴，请合城官员绅衿。谁人敢不来趋承？都彼胜此强地争送各样奇贵礼物。方夫人在园内绀雪斋也摆了酒席，邀请在城诰命，亦请婉容、静仪等相伴，惟江素馨因老父有病，省视未来。园内也传了一班小梨园来演唱，直至更鼓后，戏酒方散。远路男女客众，纷纷告辞。从龙、婉容亦作别回衙，伯青回江府去了。方夫人与玉梅单留下小凤来盘桓两日。宝征兄弟，因辛苦了一日，早去安睡。

小儒、王兰等人，仍在书房内品茗闲谈。说到江相的病，近来不知怎样，子骞本纯孝性成，生恐老父不测，日夜愁烦，今早来此，形容消瘦了大半，彼时匆匆，又未曾问及他。

小儒道：“我明日欲亲去看江相的病，你们可去不去？”

王兰道：“怎么不去呢？我们明早大家都去。”

二郎道：“老师向来素称强健，怎么一病即到了这般地步？

昨日我在那里，听医家所说，就很有不妙。倘有参差，真要苦坏了子骞。”

王兰道：“论理江相也有年纪了，无如为子之人，恨不能父母寿逾百龄，犹以为未足。楚卿说强健的人，不应一病至此，殊不知越硬朗的老人，越发可危。你不闻俗说：老健春寒秋后热，是譬其不得常久之意。大凡老来硬朗，犹之花繁木古，一经谢折，即成摧朽。所以江相此番病势日沉，我甚为子骞可危。”众人齐声称是。

小儒又道：“我因江相想起甘又盘来。那个老头儿将及八十的人，论起精神，比江相尤强，照者香所言，甘老也觉可危了。”

王兰道：“甘老却不同江相。江相早年出仕，为国为民，操劳心绪，无一刻之宁。前日医家云：‘精血不足，荣卫两虚，’即此之谓也。若甘老一矜之后，无志求名，即淡漠自居，不过著书立说，消磨岁月而已，故年愈老而筋力愈强。那个老头儿，竟有期颐以外之寿可望。”

二郎笑道：“这么说起来，我们这一班人，既未苦心，又未劳力，将来都可活百岁，岂非是一群老不死了！”说得小儒、者香，拍手大笑起来。

五官接口道：“我们虽不劳心力，却是幼年受过磨折的，也难望永寿。”

王兰道：“你与小癯又非我们可比。我们纵然老至，却恨不得你们不老方好，你们如一朵鲜艳姣花相似。试问老来有何意趣？你们是不得老的。”

五官尚未答言，梅仙的脸早已红了，立起身子拉了五官就走道：“老五何必与他们扳谈，惹出这些话来，又嘲笑我们，

又骂我们不得老。者香你放心，明儿我们就死了，让你们好活到一百岁。只恐老而不死是个贼了。”说罢又“扑嗤”的笑了一声，扯着五官回后去了。众人听了，又大笑起来。

小儒道：“秋间甘霖、甘露来此乡试出闱，曾将文字送与我看，我即许他兄弟必中，果然甘露高中经魁。甘霖若非额满见遗，也是要中的；今科虽然抱屈，下次定可期许。遥想甘老见次孙成名，其乐可知，我们应该寄封书去称贺才是。他夏间尚有书来，询问征儿辈今秋可回浙赴试。他书中之意，期望甚殷。征儿辈侥幸得名，也应告诉他声罢，蒙他自幼训诲一场。再则我仍有件心事，欲烦者香代我作札于甘老。想小女赛珍尚未适人，我看甘露那孩子，颇有出息，意欲招甘露为婿，谅甘老也无甚推辞。即烦者香作一媒人，说合其事。三则焜儿长大，亦当授室，闻甘老有个孙女，小字洁玉，幼无父母，依栖甘老家。常闻他说，此女德容言工四字皆备，是甘又盘长房所出。此女五岁背母，甘老即领带来家抚养。甘老前次也曾说过，欲给焜儿为妻，彼时我尚在江宁任上，焜儿尚幼，故未允诺。今既成立，也不致误了他孙女的终身，我意欲聘她为次媳，以赛珍许他次孙甘露为妻，作个回环亲事。即请者香代我作合，书中须要说得委婉恳切，使他无辞可却。”

王兰道：“甚好。你与甘家结亲，分外合宜。甘老为人古执，不合时宜，你又生性拘谨，恰好是一对亲家，况门楣又极相当。遥揣甘老，也是很愿意的。我可做这媒人，男女两家，皆是我说，乐得吃你两家谢媒的酒席。”

二郎笑道：“两家的酒席，自然你一人吃了。倘两家异日争竞起来，也要你一人去受怄气呢！这叫做乐也是你，苦也是你，别人沾不了光的。”

王兰笑道：“自古有媒即有保。小儒请我作媒宾，当烦你作保山。恐日后小儒与甘又盘歧咀起来，你也同我分分苦乐，岂不均匀些儿？”又向小儒道：“你不烦他做保山，我可是不应许你做媒的。”

小儒笑了笑，即叫人取了笔砚过来。正欲烦王兰作书，见双福领了个家人上来回道：“他是扬州甘老太爷打发来的，有书函面呈。午后就来了，因为酒席未散，所以此时才带他来见。”

小儒笑道：“真正巧极了！我正欲写书寄到甘老府所扬州去，他那边倒先有人来了，叫他进来。”

甘家的人闻唤，忙上来叩见小儒，呈上书函，又见众人请了安，代主人一一问好，方垂手站立一边。

小儒接过来函，转问了甘誓的好，便拆函从头细看。又见有与从龙的信，并未封口，抽出内函看了一遍，笑着回身递与王兰道：“你们看这来书，可谓奇事奇闻！”

第五十五章

云在田执法如山 王起荣因嫌撤任

陈小儒看过甘誓来书，回手递与王兰道：“甘又盘致在田的一封书内，可谓一桩奇事。”

王兰忙接过细看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不意甘老临老入花丛，他也留心在这些世务上。然而这一班官绅，却也闹得不成事体，怎生一个妓女出殡，他们却衣冠走送，又在通衢闹市之地，众目共见，何以为情？在他们以为风流自命，殊未知这般风流，即近于无赖。最不解是扬州这几位贤上司、乡先达，耳目逼近，竟置之不问！遥想平日，也是可否依违，于官方上，不甚讲究，存心使僚属怀恩，不使僚属畏威的意思。故而他们才敢公然放诞，毫无忌讳。怪不得甘老激起不平，大书特书地信致在田。否则甘老年纪虽大，与人却甚贺融浑厚，从不肯轻易得罪人的，何况又是本城官绅，属在桑梓，更当分外关切。想必实系看不下去，才引起他的老牛心古怪来，他何妨径寄在田，岂不简便？定要由你这边交去，又函而不封，使你先阅，分别有怕在田拖沓过身，不上紧究办，叫你去催着他做。又使我们见了，知道他是因公起见，并非挟嫌借公报私等事。我们既共见此书，在田即不得不问。”

小儒道：“甘老无非是这个意思。然而这却难着我了：若送了过去，在田亦是有肝胆血气的人，见了此书，必然彻底根究，即苦了这一班官绅。可怜那些小官听鼓多年，衙参终

日，一旦因此获咎挂误，那些绅衿，也非容易博得一第，归耀乡党，亦因此而身败名裂。若不交与在田，又负了甘老一番作意。日后他知道是我未曾送去，岂不怪我？”

王兰笑道：“小儒又阔迂了。信是定要送去的，人家寄了与你，不是叫你耽搁的，甘老的来意，是暗中叫你催促在田，不可迟延。你只管送了去，随在田办与不办，你不去催促，即是你的情分了。这一班官绅也是自作孽，不能怨甘老多事，何能再怨你送信的呢？”

二郎在旁亦说：“送去为是，者香的话不错，你不去催就是了。”

小儒道：“送与不送。且等明日，先发回书，给来足动身。”

王兰即坐近桌前，将小儒求婚的话叙明，随后又说到赛珍的话。写毕，递与小儒看。小儒也取了一幅花笺，写了数行，回复甘誓，告诉征、焜两子，侥幸秋闱，又称贺甘露高夺魁榜。将两信封好，交与甘家来人，赏了往返的舟资，叫双福明早打发他回扬。来人接过信，谢了赏，同双福退出。

小儒起身，将甘誓的信带在身旁，先约了王兰、二郎往视江相的病。见愁眉泪眼，伯青也怏怏不乐，众人细问江相的病。

汉槎道：“前几日不过劳乏起见，近来夜间觉得沉重了些，又嗽个不止，时唤胸膈闷塞，若是风痰，哇吐不出。今早医生来诊脉，说是添了病症。原说过最忌添症的，在我等愚见，不如将后事办齐，代老相国冲冲喜，虽属不经之谈，想老相国百年后，也是要办的，倒是早办为妥。你们听医家这般说法，可不叫人害怕？刚才在田也在这里，他亦劝我早办后事，医家的话不可不防。冲喜一说，虽近俗谈，倘尊老相国不药